

人格与艺术精神丛书

RENGEYUYISHU
JINGSHENCONGSHU
LULING
WEIWANCHENGDE
TIANCAI

朱珣青 著

路翎：
未完成的天才

路翎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人格与艺术精神丛书

主编：宋曰家

路翎：

未完成的天才

朱珩青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路翎：未完成的天才

朱珩青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2 插页 118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9—1408—9

I·1240 定价 6.80 元

路翎： 未完成的天才

编者的话

再过几年,我们就要告别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了。当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因精神上失去依托而困惑和苦恼的人,也有为寻找新的精神家园而苦苦思索着的人。人们瞩望未来,为了在新的精神家园中诗意地生存和发展,对新世纪的文学艺术有着太多太多的期待。然而,期待不是空想,21 世纪的文学艺术新貌不是无根之花,它的根基必定要扎在 20 世纪文学艺术的伟大成就上。回望过去,20 世纪的文学艺术成就可说是辉煌灿烂,创造了这辉煌的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多如繁星。那些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们,以他们的高贵人格和伟大作品,影响着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推动着文学艺术的创新、发展,并为人类未来昭示着新的精神发展前景。对这些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进行认真研究,着重分析探索他们的人格与艺术精神,不独对新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建构也必有大益,同时也会给广大读者以人格精神上的支撑和滋养。我们编辑本丛书的目的

就在于此。

本丛书择取卓有成就的、在 20 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外现代作家、艺术家作为研究和撰写对象。他们对待人生是严肃的，有令人钦敬的人格；在艺术上勇于开拓创新，有自己鲜明独具的艺术特色。

本丛书约请对写作对象十分熟悉且精于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特别注意约请有新的学术视野的新锐学者参与创作。

本丛书是以阐发作家、艺术家的人格与艺术精神为其要务、为其特色的，要求撰稿人深入所研究的对象，把握其最本质的东西，以灵动的文笔，在不太长的篇幅里较充分地阐发出来。

本丛书的书稿力求视角独特，阐述深刻，有积极的启迪意义。为此，在不违背丛书主旨和要求的前提下，尊重撰稿人的创作个性和探索精神，文责自负。

本丛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出版工程，是文化建设上值得重视的一件功业。因此，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其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孔范今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先生等，不仅对选题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而且多所建议，出了一些好主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现在出版的是本丛书的首批图书，今后还将分批陆续出版下去。为确保丛书的学术质量，恳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导，诚望得到学界、出版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1996 年 12 月

序：

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

钱理群

这不是赏心悦目之作，这是一本沉重的书——它让几乎已经失去了记忆，从而习惯于轻飘、浮嚣的生活的我们，再一次进入精神的炼狱，直面那不能忘却的共和国的大悲剧，直逼那流血的痛苦的灵魂。而后者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确实有人将惨痛的历史化作伪劣商品推销给中国人与外国人，充当酒足饭饱之后的刺激物。一切对历史“血腥气”的消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受到诅咒，而且是鲁迅所说的“最黑最黑的诅咒”：他们正是“强迫忘却”的权势者的帮忙与帮凶。

但这是办不到的。铁铸的事实绝非无聊文人的唾沫所能淹没，人（知识者）的良知也总要说话——本书即是一个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朱珩青（读了她用一颗同样受伤的心捧出的文字，我敢说这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仅是一个代表：这个世纪总要留下一些敢于正视惨澹人生的真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而且还要学会思索，或许这才是本书更让我放不下的

原因。随着作者对传主通往地狱之路不加掩饰的抒写，我不只一次地陷入沉思：这是怎样的受难者？作者告诉我们，无论政治立场，还是主要思想倾向，路翎们与批判者们“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这是事实，路翎们至死也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毫无异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捍卫者与实践者自诩——如本书作者所说，路翎抱定宗旨要为“第四阶级”写作。因此，他们并不构成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这一点，与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因而惨遭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是不同的。他们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解与批判者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文学受难者。他们的悲剧的残酷性也正在这里。

但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分析，她对传主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精细的开掘，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路翎特别“钟情”于流浪汉，不仅是一种题材选择上的偏好，更是因为他（也许还有他的朋友和精神导师胡风）自身所特具的流浪汉气质，他（他们）正是一个（一群）精神流浪汉。作者因此十分重视胡风在写给路翎的信中的一段话：“赶路是我们的命运，所以也就不管能不能享受‘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乐趣了。”这其实也正是胡风高度赞扬的鲁迅的“过客”精神（参看《〈过客〉小释》）。永远追逐着“那前面的声音”，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停止对于真理的追求。如作者引述的路翎的朋友绿原的诗句所说的那样，“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在探索的路途中所达到的每一个结论（“终点”），仅是新的探索的开始，精神的探索永无休止之日。因此，路翎在新中国

刚刚诞生,他就立刻敏感到“旧中国”的依然存在,甚至产生“我现在也还被这旧中国压着”的感觉。这自然是那些把新中国神圣化的人们所绝难理解与容忍的。这正是路翎们与他们的批判者们的根本区别所在。应该客观地说,批判者们也曾认真地探索过,但当他们得到了某种信念后,就宣布找到了所谓“最后的归宿”,并将其绝对化,凝固化,以至宗教化,当他们因此而停止了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时,自身就已经发生了异化(奴隶化)。如果不自觉于此,还要以“真理的代言人、捍卫者”自居,对继续探讨真理的异己的知识者(如路翎们)大加讨伐,那么他们就在实际上完成了从“奴隶”向“奴才”(“奴隶总管”)的转化。这与因为争取探索真理的自由而成为“精神界战士”的路翎们相比,在人生价值上,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精神界战士”是鲁迅提出的概念。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现代化”,却很少有人提及鲁迅在本世纪初所提出的重要思想:离开了“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任何“现代文明”都是不健全的(参看《破恶声论》)。路翎们的“精神流浪汉气质”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永不停息的追求,正是这“不安宁的灵魂”,把路翎们和他们的先驱者鲁迅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精神界战士”的谱系。这也正是作为小说家的路翎的特殊价值之所在: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像他这样,达到小说家与精神界战士、思想者的统一。这二者的统一,构成了本书论述的中心,并有许多独到的发现。作者指出,路翎把他的全部的思想与艺术的触角都伸向“人”的复杂的精神现象的开掘,丰富的精神痛苦的展现,以及“人”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的高扬;总是提供尽可能

广阔的精神空间，让他的人物进行自由的精神决斗，而对流浪汉的偏爱，更是集中体现了作家“倾向精神自由的审美要求”，并由此产生了路翎的“偏重于动态、过程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式”，这些都“点”到了路翎的真正独特之处。而尤其精彩的是，本书对路翎小说语言的分析。作者抓住了作家本人关于“语言奴役的创伤”的论点，作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作家敏感到语言对人的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他的看起来不合语法的，有些芜杂的语言，正是他对语言奴役的一种“反抗”。这样，路翎就把他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贯穿到他的小说艺术的一切方面。路翎的这一努力，使他的小说获得了真正的“现代性”，对今天的作者与读者都是有力的启示。

因此，当路翎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失去自由，发出“一直不停地、频率不变的长嚎”，通过作者沉实的笔触，这一声声长嚎敲击着、震撼着每一个读者，唤醒了我们似乎麻木了的良知：难道还有比“精神界战士”（“思想者”）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利，更为惨烈的人间大悲剧么？

那么，当那场“革命”终于结束，路翎重新拿起了笔，“精神界战士”的悲剧是否就此结束了呢？至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是这样期待着的，在报刊上陆续读到署名“路翎”的短诗、短文，我们曾是怎样的兴奋呵：又回来了，我们的精神界老战士！

但我们仍然是过于天真了！唉，我们为什么老是这样天真呢？

本书的作者以史家的严峻，把一个谁也难以接受的事实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路翎以

残病之躯，写下了《野鸭洼》、《杏花春雨》、《吴俊美》、《陈勤英夫人》、《英雄时代的诞生》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一批散文与诗歌；但除了少数诗与散文已经问世，大多数作品（特别是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都不能发表，不仅是因为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而且整个写作都仍然纳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钦定的标准模式之中！这就是说，当路翎伏案写作时，他就回到了那个“时代”，怀着巨大的恐怖（那是千百次施虐的审讯造成的永远不能摆脱的恐惧），手不由己地按照那个“时代”的命令写作，除了“遵命”（那也是那个“时代”千百万次强迫灌输给包括路翎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作家的）以外，他已经不会写作！但他又似乎在反抗着这一切，于是，在按照既定模式写作的工整的文字旁，又出现了粗笔触的“混蛋”之类的骂语，到了最后时期他的写作已经陷入了狂乱之中。这样，晚年写作的路翎，实际上只剩下了生命的躯壳，或者说，写作着的，仅是那个被彻底“改造”了的“非我化”了的路翎，被迫害得半疯狂的路翎。那个“才华盖世”的，在思想、艺术天地里自由驰骋的，独一无二的小说家、精神界战士的路翎，哪里去了？他已经永远的消失，已经“死了”！当从本书中读到路翎的友人冀汭的一段话时，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怖：“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位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经消磨殆尽，几近于零。”这“精神的死亡”对于一个“精神界的战士”是格外残酷的，而“精神界战士”的被“强迫改造”，而且改造得如此“彻底”，如

此“成功”，这样的“大悲剧”则让人悚然而思。路翎只是以他那独特的命运，让人们触目惊心感受到“精神死亡”的可怖。但是，难道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身上，就没有全部或部分的“精神死亡”？说老实话，当我在翻阅近年一些被“炒”得分外热闹的争论文章时，经常看到（而且经常在争论双方的文章中同时看到）“文革思维”（心理、情感，以至语言）的复活，我从这种不自觉的、淹没在得意洋洋的喧闹中的“精神死亡”现象中，感到了更大的恐怖，我更为自己也难以挣脱这时代的“精神死亡”症而羞愧、痛苦与恐怖。我在这篇小文的一开始说“这是一本沉重的书”，其实说的是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此文竟迟迟不能交卷，实在是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揭开死去的路翎（愿他的痛苦的灵魂在“天国”安息！）的，我的朋友的，以及我自己的精神的伤疤。但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华盖集续编·“死地”》）。那么，正视“精神死尸”的“沉重”，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我们民族，都是“希望”的开始吧。本书正是有利于这一“正视”的，我相信。

1996年4月30日写毕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序：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	钱理群
第一章 母爱：女性化世界的失重与超重	(1)
第二章 文学与政治救亡的首次交汇	(14)
第三章 失恋，“路翎”从这里走来	(27)
第四章 文学峰峦上的跋涉	(37)
第五章 向高峰挺进	(51)
第六章 他找到了感情上的大后方	(60)
第七章 主观心理现实主义的发展	(69)
第八章 终点，又是一个起点	(79)
第九章 追求——困境	(89)
第十章 “未完成的天才”	(100)
第十一章 幕落秦城	(110)
第十二章 “把路翎的灵魂呼唤回来”	(118)

第十三章	“改造好”了的路翎的创作	(125)
第十四章	“独立思考”、“独创精神”属于 知识分子	(135)
第十五章	已完成的终点	(149)
附录：路翎年谱简编		(151)
后 记		(166)

第一章

母爱：女性化世界的失重与超重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奇特现象：一批著名的作家、学者，考其身世，都是幼年丧父的。如胡适、鲁迅、茅盾、老舍、蔡元培、郑振铎、丰子恺、郁达夫、沙汀、夏衍等。他们或是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或是由母亲形象的女性抚养长大，如祖母、外祖母、姑母、姨母、姐姐，以至保姆。

有人曾从胡适、鲁迅、茅盾、老舍童年丧父的经历出发，谈及了作家由此而来的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理解。的确，这份独特的感情力量，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独特视角和对生活的独特观照方式，并显示了他们作品的独有的情绪特征。然而优势即是劣势。正面影响下，必然产生负面影响。按弗罗姆对父母之爱的分析，一个人从他（她）自母亲的体内分离出来之后，就有着强烈的孤独感和

原因。随着作者对传主通往地狱之路不加掩饰的抒写，我不只一次地陷入沉思：这是怎样的受难者？作者告诉我们，无论政治立场，还是主要思想倾向，路翎们与批判者们“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这是事实，路翎们至死也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毫无异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捍卫者与实践者自诩——如本书作者所说，路翎抱定宗旨要为“第四阶级”写作。因此，他们并不构成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这一点，与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因而惨遭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是不同的。他们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解与批判者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文学受难者。他们的悲剧的残酷性也正在这里。

但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分析，她对传主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精细的开掘，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路翎特别“钟情”于流浪汉，不仅是一种题材选择上的偏好，更是因为他（也许还有他的朋友和精神导师胡风）自身所特具的流浪汉气质，他（他们）正是一个（一群）精神流浪汉。作者因此十分重视胡风在写给路翎的信中的一段话：“赶路是我们的运命，所以也就不管能不能享受‘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乐趣了。”这其实也正是胡风高度赞扬的鲁迅的“过客”精神（参看《〈过客〉小释》）。永远追逐着“那前面的声音”，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停止对于真理的追求。如作者引述的路翎的朋友绿原的诗句所说的那样，“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在探索的路途中所达到的每一个结论（“终点”），仅是新的探索的开始，精神的探索永无休止之日。因此，路翎在新中国

它几个有关材料。路翎面对三舅的信和这些材料不知怎么办,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考虑,1990年4月1日给蒋继三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信上说:“家中事我的记忆——我在《书信集》年谱^①内所写的根据我的祖母、母亲的谈话,和你说的有一定的差别,当然你说的许多事是值得供参考的。”路翎的这个回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一点,应该说是童年的无父压抑造成的痛苦的深重,使他不愿意再承受那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事实,对他说来却又是新的压抑的东西了。

下面我们再看看路翎因特殊的原因被改变了的出生、历史和童年的记忆。

到目前为止,有关路翎的所有版本的刊物、书籍里,都写着:路翎出生在南京,生年呢,时而是1922年,如《路翎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版)》;时而为1923年,如《路翎书信选集》《年谱》部分所记;而路翎在1941年1月27日给胡风的信中说,“我现在二十岁”,那就应该是1921年了。书刊材料又写着:“路翎因父亲去世过继给舅舅徐锡润,故从徐姓……”然而这一切都是不确的,都是被改写过的。

路翎,1923年1月23日生于苏州仓米巷35号。取名徐嗣兴。35号与旁边的36号都是蒋学海(《儿女们》里蒋捷三的原型)的房产。

1921年,蒋秀贞(路翎的外祖母,《儿女们》里蒋秀贞的原型)三十二岁时,唯一的儿子徐锡润(路翎的亲舅舅)患白

^① 见《路翎书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年2月版《年谱》部分。